



瀕園文集卷十四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紘秉三甫

江陵姪會孫克照赫菴重鐫

題跋贊銘雜文

題周子楚書

自昔天子購求遺書。下至僖父收監。亦復減朝炊。覓

人數字而士大夫可知已。近代已來書日益多。至挾書求售于人不可得。虞卿不窮愁不著書。卒乃以著書故益窮。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療饑。坡翁且然。况其他乎。周子著作如千種。前後梓行于世者三十年。無虛日。獨楚書一書。近六十萬言。費不貲。遂鬱鬱爲枕中物耳。蔡司李爲宣言當世狀如募疏。往古未有也。歲餘無有應者。實賴吳中高子區畫壽梓。且爲題序。遂紙貴一時。嗚呼。周子不幸而著書。古今著書如周子者。抑又何幸哉。

薛諧孟評

寫得如重淋漓爲未鳴躍者立言須

有此地步

代筆

漢賞雖厚。子公尚得爲關內侯。何至賣文自活。其不爲州里所稱直也。并其文。後世無傳者。理應然爾。楊雄且爲莽大夫。不嫌失節。而謝蜀人萬錢。不受。良見及此歟。予平生不鬻文。尤不爲人代筆。嘗語人曰。代筆而談文。辟如傭書人談書法耳。頃者不解何故。四句之內。多至三十餘首。意或療饑。畢竟無救于饑。君

子哉造物不成人之惡也。崑山之下以玉抵鵲，鵲不能得而仍拾吾玉，賢于得鵲矣。予故存此收入集中，示不賣云。

薛諧孟評 又如此軒渠自詭

講五大部經書慧然卷

西土二十七聖人大旨與我魯東家相表裏，所不逮者立言耳。若經若律若論，皆粗疎或皆複，其文辭不爾雅，爰是有汙疏有講說，亦皆門內外間未窺堂奧也。假使金剛楞嚴經班馬蘇韓之手，當又有加十年。

來山河大地盡殊觀，余投老岩壑證無生因果。手疏五大部經，如有所得，思向人說，無有處所。癸巳改歲，寓沙河漢壽祠，主僧慧然苦行且久，昔住袁石公柳浪湖十五年，既受戒於天童，杖錫幾遍天下，聽覽頗多，願集比丘僧尼及十方善衆，建場設壇，聽予解說。予欣然諾之，秋以爲期，不愆也。所慙于魯東家者，予欲無言耳。

薛諧孟評 禪和子動誇西土文章之妙，而方頂

書生又欲蔑之乎？子以各理還迦文，而文采不

肯假借羅什房融可謂平心判斷雖然謂班馬韓蘇能加之畢竟不公若使西伯標旨周公潤色吾尼山夫子塵尾相對當更爲迦文露面耶

書曇野卷

釋氏初皆國王子弟出家已實富貴而棄之乃至乞食自一絲粟及百千萬億有求于人人輒應之何以故彼既捐棄所有則人不得吝所有也抑有說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釋氏反是如來令比丘募化十方度十方也爲人也而愚者以爲爲己十方

布施自度也爲己也而以爲爲人則衆生相耳曇上人住綠夢庵三十年精舍淨几皆手自經營非有求于人頃乃以大浸控十方築百堵其所需非絲粟比亦非百千萬億之侈其用意殆爲己亦非無益于人其生平無求于人一日而求人人安得而不應之

薛諸孟評 以供養豢色身以功德諛施主蚤已四相紛然矣如此說法方是真實法

書劉某卷

玉沙有劉氏所謂故國也其紀綱某則劉氏喬木也

某自高會及其子若孫七世事劉忠義如一日先賢
 謝中丞會錄其實贈以詩里中詞人咸致和並其主
 觀察公及公子公姓公族概稱字不名箋筭贈貽如
 等匹然未作捉刀人觀也爰是某筭藏卷軸若干而
 句友人請予一言予思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其治人人張許自負也頃天下大亂盈眸皆長樂耳
 劉氏雖故國有震且業中葉時見而託寄盡在某某
 年八十為劉氏撫孤幼者三觀察公其一也君子人
 歟漢史李善得載列傳其即五代史唐六臣宋史周

三臣意乎。予今日重有感于喬本云。

薛諧孟評

此中安得無人如此中有李善及爾

寄馮太公并某輩我輩甘為之奴安敢附等哉

書方忠臣傳後

往讀宋元逸史知崖山之役不傳者尚八九人若吾
 友方仲美其先公闔門仗節死家屬十一口合塚而
 瘞稱最烈則并逸史未傳也自古受命之主多諱言
 先朝不二心之臣此唐六臣周三臣深有感于殷有
 三仁之旨歟予既悲公之大節不獲與文山盛傳而

特敬仲美能表章公于十世之餘。公可謂有後矣。報忠臣者以孝子。豈其然乎。

薛諧孟評 崖山死義。豈盡元史諱之。既經喪亂。荒荒莽莽。不可復問矣。予一從弟。夢見有高生者。自訴當颶風發時。夫婦同沉。怒濤中安知無是事乎。

題日者蕭直生手卷

令人見日者則色喜。知其必諛耳。諛則服。以為必驗。既。不。驗。猶。服。也。不。諛。則。嗔。以。為。必。不。驗。既。驗。猶。嗔。也。

予不盡然。不諛未嘗不嗔。既驗則服矣。年來戰北蕭子直生。乃不幸而言中。今來見我于既驗之後。為作詩一絕云。何堪饞眼看。輕肥摩揣賢良策。未非寸載讀書方。信命聞君剝啄。亟開扉。

薛諧孟評 供吐直截

周蒞石小像贊

有文不朽。有子不死。况復文人為文。以子時半百年。地三千里。未得為徒。淑諸澧水。

薛諧孟評 高簡而不失之傲

徐子與遺像贊

家在顧渚，箬溪吏隱，白露天中，齊弁州于浩淼，傲滄溟以凌空。擬次山之惡圓，借東臯之嗜窮。椒山恃以不死，分宜怯其匪躬。噫嘻，九十餘年，不改其容。昔讀其書，今見其人，萬民之望也，百世之風。

薛諧孟評 子與頰上遂有三毛

周彝仲像贊

太湖天目之間，乃有血性男子，慧業文人，意氣山可移，精神大于身。聞一善見一善，未嘗去諸其口，與與

心非其義，非其道，不敢私諸所親與所尊。噫嘻，出虞山于萬死，今諾天如以平生此道，令人棄如土，今不圖尚有典型。

薛諧孟評 磊磊礪礪表其大節，與古今共評。

漢堯銘有序

癸酉夏，讀兩漢書，近午輒隱几欲睡，因制一堯長可一拏，濶纔盈寸，危坐不敢怠，類古人警枕之義。周旋九旬，感而銘之。

踞縣崖兮走獨木，降睡魔兮過三伏。觀古人兮日不

足始劉項之爭秦終吳魏之分蜀

薛諧孟評

是境是素

東陵銘

年逾三旬客東陵始置厘等為之銘以其器不馴雅故以東陵名時丁丑十一月朔

財聚惟汝財散惟汝汝敬哉與苟得寧妄與○我生錐莫立二十借四壁三十須爾力四十不爾惑老去戒在得

薛諧孟評

切切

固齒散銘

非漆非墨將齒為雪為灰為屑俾齒如鐵齒今齒今磨方堅兮涅方白

薛諧孟評

齒之于人大矣

十八大阿羅漢頌有序

甲辰春二月吳江僧普素擬蜀金水張氏筆意畫十八大阿羅漢圖巢思閣道人作頌貽予乙巳夏雨中簡視和之

第一尊者跏趺正坐蠻奴持短錫立鬼使稽顙于

前侍者取其書通之

跌坐爾耳何鬼何書文字語言人天不殊未知函開
種種何居亦復看看無亦復若無

第二尊者倚石側坐手執琉璃器貯舍利十數蠻
奴捧函立

此十數枚何處來斯如彼少婦弄他人兒定知吾兒
亦復如是為問尊者腹中何似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上有白猴獻果執盤
受之

人道無私鳥獸草木猴實愛果而思種福安知非果
駕猴而來投尊者腹大家自在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老人問侍者合掌立
老人相對水落石出屈指可數形語若木佛法無多
匪三則七老人悟否侍者拱立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坐有龍女出水中蠻奴遞
書與之

而河而洛則吾家事安知水觀不亦如是萬頃茫茫
胡不憚煩何似吾家予欲無言

第六尊者倚獅子欵坐。顧侍者剖瓜獻之。得無所得。想非有想。雙手擎住。未來既往。獅子匪石。不跳不吼。相與無與。瓜破臨口。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龍出吐珠。尊者手中蠻奴持

錫杖。神人捧鉢立。

我無求龍。龍無求我。出口入手。珠無不可以無所得。而為癡龍。彼珠在口。何如口空。

第八尊者跏趺側坐。有神人湧出于地。捧盤獻珊

瑚明珠。侍者取如意擊碎。

彼果神人。應解人意。擊碎種種。獻來何事。不期他受。期我且施。因無受相。而擊碎之。

第九尊者手持數珠一串。童子汲水蓮池中。侍者

具火烹茶。

手口經營。心且安在。一百八顆。將合內外。彼水火茶。是一是三。三般缺一。各不相干。

第十尊者手持一卷。目觀口誦。神女焚香于前。

佛購文義。罄捨所有。多學而識。將無同否。卷展香焚。手目口鼻。兩耳無事。而皆有事。

法苑珠林卷十四 九 藏板

第十一尊者合掌趺坐童子焚香于右
應須且坐作非非想何事手鼻焚香合掌海上逐臭
巖端撒手此等輩人遊亡何有

第十二尊者跌坐入定枯木有神騰出其上大蟒
出其下

刀山火坑安隱快樂何如枯木盤旋不若浸假非意
爲歌利王寧獨人間子畏于匡

第十三尊者倚石微笑有虎過前童子怖匿竊窺
侍者整衣于右

整衣微笑何憂何懼童子無心形因物賦虎來恐怖
虎去自在啼止得笑無有呈礙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誦咒胡人橫短錫于左有蚪
一角若仰訴者

地下天上人非人等畢竟何處得次安隱不安隱故
如或來訴何知此間正在持咒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歛袖側坐胡人拜伏于地
蠻奴持拄杖侍者合掌立

無壽者相如白髮何有壽者相如白髮何現老人身

得拜且杖纔知海中不屑天上

第十六尊者正坐執如意天女散花于上

花落花開天上亦然天上散花花在人間人間花散散在天上彼正坐者得非非想

第十七尊者仰視窈舞其一下集侍者手拊之童

子取果實投水中

爰翔爰集爰得飲食辟如高士殘盃冷汁彼仰視者目隨鶴落若猶仰視非仰視鶴

第十八尊者倚樹箕踞右手支頤左手豎拂子童

子剖榴食

四大非有乃得箕踞支支兩手各便安處若榴既剖色香味齊聞有道人却取榴皮

跋

予舞象時先慈呼爲南海兒云夢一老嫗指懷中先兄曰此非汝子汝子在南海亡何兄殤而生予予年三十製僧服今六十葷酒斷絕片薑下粥矣或南海九蓮不妄也竊笑蘇公以鄒陽後身傳會五祖甚不倫今特紀實不欺爾

參秋子和尚偈

一夢得金覺來意適一夢得金覺來惘惜須知兩人
都不會醒

雲雨半空人間重陰何知天際萬古皆晴人自苦雨
天自得憾

大聲語韓語盲亦同聰不助明明或助聰而審音者
匪瞽不工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目鼻所忌舌不敢即彼鳩且苦
目鼻與處

卷十四終

瀨園文集卷十五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洛川劉生韻雲門甫

訂

毘陵薛 耳仔鉉甫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論

關西孔子論

聖人不可學而至學聖人者去聖人一階者也是故

常爲聖人所不爲之事。以爲聖人在是焉爾矣。魯男
之學柳下，光武之符高帝，推之黃帝，進老聃，以退五
帝，官天下，三王以家，如河與洛，羲與文之道，不同不
相爲謀也。如堯與桀之異趨，如袁與晁之異意，較然
其不同矣。而後得其所以同，惟其有所以同者，是以
較然其不同也。西河氏使人疑已于夫子，則賢者引
咎，至獲天譴。漢儒稱楊震，關西夫子，震乃不疑而居
之。夫震亦學孔子而有得焉者歟。何以知之。以其不
爲孔子所爲而知之。夫孔子之大而化之不可知者，

豈非以其廉不至于貧，忠不至于犯，好賢無其名，疾
惡無其怨，是故終其身無患焉。所謂不爲已甚者乎。
今使生孔子于楊震之日，而州郡之命應不應，未可
知也。暮夜之金受不受，未可知也。姦臣女戎爭與不
爭，未可知也。爭之不得而死，與不死，尤未可知也。死而
雜木布被，勿冢勿祠，然與不然，未可知也。生前鱸魚
死後大鳥，卽天道之處，聖人不必遽明若是也。凡此
皆所謂已甚之行，賢者過之之所爲，而聖人不爲爲。
聖人所不爲者，是亦聖人焉已耳。且夫古聖人亦不

必其不可加也。康子之召求也，子貢曰：「即用以孔子為招，孔子亦嘗曰：『回之信，賜之敏，由之勇，師之壯，俱賢于丘焉。』何獨至于楊震而難之？予嘗讀史，至智氏之敗，而信才難也。輔果灼見于事先，智國力爭于將萌，却疵逆揀于垂成，豫讓盡忠于既亡，數子各執一焉，不可得兼。假使合為一人，雖聖人豈有加焉？以觀楊震處亂朝，事闇君，靡事不為，死而後已，不既兼之乎？或曰：「此夫集其生平而為言也。諸儒稱震在明經博覽，講學聚徒之始，不已太乎？夫大道未明，聖賢無

所差等。擬太玄于周易，比叔度以顏子。漢儒往往然耳。各尊其師，推之夫子，賢于堯舜，亦猶是也。不尊則不信，一以為阿其所好，一以為神而明之。諸儒亦不獲已也哉。

薛諧孟評 可尊者宜曰關西聖人，不宜曰關西

孔子。夫人人各自為聖，雖堯舜禹文王周公，不可互相稱也。况震乎？自漢以後，尊聖人而遠之，未免反卑孔子而近之。意概以孔子之地位，方可稱聖而不知學術。如賈董馬揚功業，如蕭曹

丙魏皆聖也。但未至于孔子耳。予每謂三代後。若漢武與光武皆確可擬舜禹。文中子可擬子夏。而宋儒皆貶之。不知周程朱之皆可謂聖人。而皆未可謂孔子也。噫。

關西孔子

姚姒千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者。聖人之最少者也。天亦似乎愛少子焉。故其所得視前之聖人爲獨優。後此之賢者。不得爲聖人。猶之孫不得爲子。曾不得爲孫也。何居乎。關西孔子楊伯起乎。曰震亦學孔者。

也。孔子之道十夷得其七。惠得其三。若震者處濁世。事昏君。介焉如石之死靡他。亦旣聖矣乎。曰古之人不少一震也。何居乎。震之獨爲孔子也。此不可不論。其世者也。漢承秦餘。聖言中絕。學者三年後通一義。纔疏章句。輒以儒者自居。授生徒。動乘輿。士之狷潔自持。不可得而衣食者。遂足名世。朝廷之上。凡十餘帝。大半與姦臣嬖女終始。日以不得一直言極諫之人爲憂。而震以一人之身。前後兼取。而居之。當是時。不獨人得而異之也。始以鱸魚。終以大鳥。災譴人主。

澤及五世。天亦不能不加意焉。安得不羣羣然孔子之也哉。曰然則諸儒之爲此言也。其見者小也太玄之勝周易。黃生之爲子淵。辟之則博陸之爲阿衡。文景之擬成康。往往然也。我觀于震而思夫漢之所以亡。有自來也。君子非其名不受。非其名不以予人。然後賢者出而天下安之。然後國家不受人才之患。是故衛青退處武夫。日磬自居夷人。隆中比于管樂。留侯不言黃老。人臣爲朝廷計。未敢以過高之名自居焉。始震之聚徒講學也。年五十。未受州郡禮命。非有

表見于世。諸儒何據而孔子之彼震也。亦何得使人疑己于孔子而云然哉。夫晉之東漢之末。一時人材大抵皆以好名而空人國者也。晉之人相輕以成其名。而漢之儒者往往喜于譽。吾聞之。烏之似鳳者。卽爲羽虫之孽。聖人惡似而非。震之孔子。莽之周公。操與懿之西伯。皆似也。春秋傳曰。聖人謹始。故紀功則于其元。論惡則于其萌。震之有功于聖人。也在漢興諸儒之後。而其以聖人首惡也。在新莽魏晉之始。嗚呼。漢匪孔子興。乃以孔子亡。學者一言一動。有關人

國如此其不淺也可畏也夫

薛諸孟評 非惟伯起為聖人即黨錮諸賢與孔

文舉禰正平輩亦皆聖人也黨錮諸賢似商辛

之比干而孔禰則似武王之夷齊聖賢地位豈

以禍福為差等耶準此而韓退之之為孟子周

茂叔之為顏子程朱皆自處于曾子子夏間而

朱子且駸駸欲紹洙泗之位但未化耳蓋考亭

氏程功不讓仲尼而考德未逮子淵此萬世之

公論也又何疑于伯起

樊噲論

樊武侯一將之材也鴻門之會髣髴相如滄池平原

門客故事耳乃其後排闥直入高帝卧内奪宦者于

枕上定廢立大事則所謂可以託孤而不可奪者君

子人也非但一將之才已也然則噲于留侯若是班

乎比鴻門于博浪若合符節而羽翼太子尤有同揆

當時與留侯共立太子者叔孫氏一人耳叔孫固儒

者無足惑噲豈亦儒者哉吾惑焉吾惑夫噲于呂氏

以姻婭故定立太子安劉滅劉意甚不可知後日者

起陵面折廷爭平勃號召北軍則噲幸而死耳噲不
死左袒右袒吾不得知也不然何以排闥未幾盈庭
側目遂且百計置噲于死地而後已當時諸臣或亦
逆知呂氏終無足忌而獨忌一噲歟觀祿產棄軍時
噲妻頰怒其失計厥後誅諸呂者并笞殺頰噲不死
處此將奚若歟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吾于排闥有未
知焉不然噲豈亦儒者哉

皇甫規

漢季黨事大起天下賢士大夫多斷髮變形更匿名

姓以逃死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乃自請
坐朝廷知而不問規爲此亦甚不可知矣或曰此卽
先時越界迎喪之故智而覆用之其自數者適所以
自脫此高允所以願與崔浩同罪也如是者規有餘
詐或曰將以感悟人主而出脫李膺王暢等輩也如
是者有餘忠予考其生平一陷于梁氏再陷于徐左
幾死者數矣未嘗以自懲每每旦出司敗之門夕犯
人主之顏此其人豈復惜死者而巧于脫乃爾觀其
後日食應詔直書黨人姓名訟之上前蓋亦非他周

漢書卷之五十一
藏板
旋道術行無轍迹者可比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規則直臣也而又好名惟直故倖而免有所不安惟好名故以不得豫黨人爲耻語曰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當是時有破家者矣有解綬者矣有爭死者矣推其心莫不以其身得豫黨人爲幸亦何怪乎規之以不得豫爲耻也哉自古國家開創之始人臣多喜立功及其末也莫不喜立名喜功者如病方萌而誣投藥焉漢初之賈誼晁錯是也喜名者病已不可起而醫者進而求立效焉

適速之亡耳漢末之甘陵二部是也夫朋黨之患足亡人國從來久矣于唐吾無惑焉若漢西之堪猛漢東之李杜元祐之洛蜀朔實皆以君子之盛敗壞人國揆之上天生才之意大不可問矣而要其病皆始于好虛名而不求濟于實事若規者其又好名之善者哉尤可異者當時朝廷無慮皆中常侍等輩主持乃得以蕭齊處謝朓之法處之知而不問深爲得體耳予觀黨人中有不應避而避者張儉也孽自己作而禍及萬人獨何心歟若規則可以避而不避者然

二人者皆賢人也。皆無損于令名。亦皆以善終。君子不幸仕亂國。事闇君。知所以處變矣。

薛諧孟評 平子此論直以威明亦李杜流耳。故

既憂之復惜之。而不知西州三明之隱若敵國。屹若長城。雖痛嫉之深惡之。終不敢動搖也。故文臣好名則小人必害之。武帥好名則雖要人亦憚之。武帥而孤立者。雖憚之猶思殺之。武帥而為舉世所倚重。莫敢誰何者。非惟憚之終幡然從之。規之上書。殆有所恃耳。厥後董卓遂盡

殲中黃門。而唐文宗甘露之變。劉從諤上書。仇士良夕不敢肆。強臣之能制小人久矣。

岳州志論二十四首

- 一郡邑
- 二封域
- 三山水
- 四秩官
- 五封建
- 六選舉
- 七賦役
- 八水利
- 九城池
- 十衛哨
- 十一戰守
- 十二解署
- 十三秩祀
- 十四倉庾
- 十五郵傳
- 十六津梁
- 十七機祥
- 十八風俗

十九古蹟

二十塚墓

廿一寺觀

廿二宦蹟

廿三人物

附僑寓

仙佛

鬼

廿四志餘

記事人詩文

郡邑論

論曰。洞庭分楚之半。天岳諸州邑。又分洞庭之半。天下皆稱水險。又稱水利。岳之有洞庭也。以險則覆為盜藪。以利則徒嗟漂溺。且山與水不相及。江與湘或不相容。瀕湖故為澤國。去湖稍遠。又為巖邑。時平則苦歲。時危則苦兵。周秦已來。迄于今。沿革可攷。東自

巴丘。西極慈姑蠻。漢錯壤在城。在野。所至皆古戰場也。傳曰。察地之宜。則天時與人事在其中矣。例應首列。以志古今興廢之由云。

薛諧孟評

拈一洞庭便得楚地要害

封域論

附廂都

此疆爾界。畫野為域。非但邊徼則然也。或區分以相別。或交錯以相制。先王具有深意存焉。岳之北倚長江南濱。洞庭西極。獠穴東通。吳會其大略也。容城南平。有時鄰國為壑矣。東陵以西。有時移民移粟矣。華

之同土異租也。湘之同民異庸也。漘之原與隰齊科也。慈姑石之濶狹迥絕也。區畫為封疆，封疆之內條分縷析為廂，為都，相去幾何。風景攸殊，利病因之。謹志以示有分土之責者。

薛諧孟評

全楚繡出中有金針

山水

楚詞驅予車兮洞庭，馳予馬兮玄石。正與岳陽周旋，爾古者封爵錫之山川，亦如民間相宅。然非但地利亦且適觀。以予從覽楚遊，昔亦登之有玉局，瀆窳之

有小宣星沙之有太傅，皆藉文人為江山重。而江山如岳，則覆能為文人重者。才美如燕公，賴石門玄石為助。而他可知矣。幕阜東青，天門西碧，上下與洞庭並尊，不啻漘蘭湘芷稱勝也。

薛諧孟評

擡起江山聲價

秩官

岳故瘠土也。土瘠則民勞，民勞則吏與俱勞。理應然爾。予攷勲業如鄴侯，忠勇如武穆，通敏如元凱，綏懷如士行，諸賢千載為烈，指不勝屈也。他如魚龍不礙

子方江山適助道濟人或思以岳困之終乃覆以岳顯則知盤根錯節適以發明利器語曰為政在人予于岳之官秩信然

薛諧孟評 不誇烈而訟憤是善品人者

封建

自昔封建諸侯王非展親則報功其富之貴之意什三其惟翰惟屏意什七岳自元宋以上封號茲土者或寄爵關內或食其采地概不可考僅大明封華陽郡藩實有澧陽耳澧雖饒非有天寶物華池臺歌舞

是以親之愛之也本朝故事例不獲有為其國緩急不能得其力亦無復翰屏意而華陽乃以衣粗茹澹禮賢好學為家風世濟厥美亦足動後人弔古之思焉

薛諧孟評 獨表一郡藩卓絕

選舉

荊州之貢羽毛齒革概不產于岳而人材得與十五郡頡頏克生王國代有其人抑何盛也明興立賢無方貨即刀筆舉足自見而東陵最盛餘邑皆以舉子業起家廣漠若瀟湘之涯崎區在嵌巖之險人跡罕

到皆冠蓋里也。辟之蘭芷杜蘅，非有擇地正藉幽谷叢生云爾。

薛諧孟評

善爲岳陽說閱閱

賦役論

戶口田土物產

岳之饒者，大約惟稻與魚耳。水盛則土病，兩者或不相兼也。外此惟木棉與桑，差有常業，故有常課。若乃地不產梗梓，而以大木征人，不習羽獵，而以翎毛貢。容安不蠶，而責以絲。巴黔負山而科以漁，自古病之。諸如此類，難繼之物，概加折色于丁婦，難矣難矣。

華之田，下下厥賦，不啻上上也。湘之民，岩居而力役在水也。我獨何害歟。攷明興三百年，在洪永開荆之始，戶口田土宜未繁也。而其數較多，迨成弘已後，宜日增也。而覆漸減。會典所載，天下皆然。岳其較著者，此曷故哉。蓋其初由人與土，以有賦與役，乃賦役增而人土日以耗矣。亦凡有茲土者之鑒耶。

薛諧孟評

讀之爲惻然與憫

水利

水經所注，大者江漢，小者若雲若夢若沱若澧若羅。

若昌若沅若湘咸岳屬也岳誠澤國矣宋永熙初遣程灝等入使察農田水利所在皆有陂湖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決湖溉田澇則決田入海故兩不病岳之巴以東澧以西水自山谿中出者百泉暴集勢若建瓴其在華與安則汪洋千頃城郭如筏未可以古法從事正統時特簡水部王士華同方伯蹇賢駐境築防利賴二百年未艾也頃大亂之餘防盡潰衆既維魚田卒汗萊矣考隄防始自戰國蓋與水爭土也圩田湖田始自宋政和以後所爭又在隄防

雖地力嫌于過盡然亦戶口繁增使然予爲岳拭目以俟。

薛諸孟評 每紀一節必爲斯地計百年利害仁

人之言

城池

月令孟秋補城仲秋修城類古防秋之義無非爲不虞地爾頃闖獻兩寇未聚衆及岳諸屬也每徧境輒遣僞令一人單騎持僞符至則城先空數日矣僅郡城堅壁困守二百餘日累攻始破不虛設險意其他

諸州邑皆委而去之者也。迨寇既據城，則嬰城守死，官軍不能攻，殆又倒執干戈，授人以柄乎？是不如石門安鄉，不設城池之爲愈也。噫。

薛諧孟評：衆生命墮災劫中，故至死而不悟可

憫也。

衛哨

深山大澤國之防也。岳郡襟帶洞庭，長江環控天岳巴丘，故設衛及哨，所以守險。其分以巡哨容城也，爲洞庭然也。湘以下爲大江，然也。澧之有所也，爲槃瓠

諸蠻然也。九與永大庸安福添平麻寮加嚴焉爲蠻漢錯壤然也。孱陵石門慈姑湘中不設備，無須防也。當萬曆五十年，民不知兵，則坐食屯田之利。迨崇禎末，衆寇交逼，則兵亦瑣尾，與民不殊。蓋極治與極亂皆虛也。顧安所得不治不亂之日而食其力哉？夫無事則空存府兵，有事則咄嗟曠騎，洵古今通患云。

薛諧孟評：亂矣，猶不知兵，郡邑使之朘其民而

終棄之，非一日矣。

戰守

岳于楚居上游。澧在岳稱交地。兵法利不利甚明也。城守則子敬初始。艦戰則武穆著績。黔中以西為險野。南平以東為易野。勝負無常形。惟人所為耳。崇禎癸未。闖寇自江陵蔽江東下。郡城堅壁百餘日。城陵磯畔十日三捷。寇自豫鄧焉。郢以來長驅如入。無人而僅一挫于岳。岳實有險可用也。澧苦寇與岳同嘗集眾數萬。據上流。負絕壁。并攻澧。無恙。澧之險豈亦與岳等耶。九谿永定。稱絕險。初為逃秦者所歸。然其苦兵為最劇。南平容城。兵法所謂散地也。亟則鳥獸

去耳。而坐困屠洗。華之癸未七月七日。殺人盈野。川谷流血。洞庭之淚。積屍以萬計。詎得咎地歟。天下事誠在人爾。

薛諧孟評 探本至論

解署

先王以貴治賤。簾遠堂高。在垂裳端冕之先。則解署為具瞻之要已。詩不云乎。君子攸躋。君子攸寧。曷可苟也。岳之羅以東。澧以西。皆傍巖築室。有在其板屋之歎焉。孱陵容城。宛在水中。誅芻編荻。略與闔闐不

殊項者。兵火之餘。墻壁如圭。蒿萊莫問。君子之至于斯也。時詘則安之。可以觀廉焉。時贏則次第葺之。或且新之。可以觀能焉。

薛諧孟評 不拘一法。是為善救時。

秩祀

有道聽命于人。無道聽命于神。此不然之論。夫神亦以為人也。岳之祀先聖。旁及先賢也。達之天下也。所以為士。其他廟祠在高岸廣平之間者。為農。其在江漢之滸。洞庭之涘者。為商。民情然爾。巴丘之二妃。近

于誕。澧陽之姜女。近于野。紀信。張巡。雷萬春。康保裔等。即忠義于岳。無與所謂。非其鬼而祭者。歟。若乃屨陵之謝晦。容城之朱泚。不應血食。而能為神靈。其中必自有以。姑從眾以為寧信其有耳。

薛諧孟評 寧留晦毋留泚。以泚之流毒長安。讖

亂唐室。甚于晦之在宋也。

倉庾

岳之倉庾。始謀甚良。其後乃滋蠹耳。存留之倉。多屯糧納者。以通關坐對。預備之倉。多紙贖主者。以積耗

坐買皆虛也。事覺則罪止死徙，無復還官者，何益哉？
又名常收倉多，傾地稅長，賃寄加派，納戶名爲倉幫。
自昔然也。頃烽餘益，不可問貯米之費，浮于米價。傳
曰：何必改作。此則未可與魯之長府同年而語者哉。

郵傳

天岳諸州邑，當江湖黔蜀之會，大約惟平江地稍偏。
往來未甚劇然。大京一驛，代湘與巴奔命。臨湘之水
陸並馳，不下巴陵。江以西自容城至澧水，日行九十
里，多至百二十里。始得一傳舍，萑葦彌望，人煙稀濶。

獸蹄鳥跡，承平三百年，不乏也。矧茲大亂之後乎。澧
以上西極慈姑盤，紆絕險，又皆五丁斧鑿所得。不然，
則漁人問津處也。昔非人境，今皆九達。征夫實難，候
人正復不易。頃者買馬置郵，議無虛日。真如築舍夫
不有居者，不有行者，均之不可爲國。抑相濟，毋相病
可乎。

薛諧孟評

憑弔與籌畫並躍躍筆端

津梁

古者雨過除道，水涸成梁。王政之及于道路者，無虛

日。非但便民實且防民。而官吏之勤怠亦于斯徵。岳之屬山川悠遠。負山則百泉時集。瀕水則巨浸稽天。以故伐檀纍石。造舟為梁者。無幾何輒壞。居人無千金素封之子。亦無富商大賈來游其間。捐貲好善而一皆取具于官。是故一瓠之舟。方丈之橋。非官府莫辦。實非民力莫辦也。我行其野而知岳之勞已甚焉。

薛諧孟評

婉折

機祥

天道遠。人道邇。自古難言之。然其灼然可見者。不可

誤也。漢儒錄異必于其地。故志于郡。志于邑。重所見也。春秋書災異。不書符瑞。今故志凶。不志吉。又古言天不言事。應今或偶舉一二。以明天人相與之意。余考岳郡承平三百年。怪異不絕。書頃者。烽燹蕩然。滄桑改觀。正復平平。無可錄。洵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爾。

風俗

舊稱荆楚風俗。異同揚州。疑于文勝也。岳獨以質勝。火耕水耨。佐以陶漁。無千金膏腴之子。亦無饑寒瑣尾之民。其大較也。范晦叔謂華之民多舟居。在岳為

最貧而柳子厚稱南州之美莫如澧余視其地良然
頃者劫灰之餘作平等觀華洵貧未見澧之獨美入
州邑彌望一色耳是在主持風教者與岳更始矣

薛諧孟評 無限感慨

古蹟

君子之慕古人如孝子思其親見似而瞿聞似而瞿
不必其果然也考岳古蹟疑者什七信者什三事非
有益語或不稽但以爲古人所在輒據錄焉乃若文
正之臺武穆之松忠宣之草堂襄敏之遺宅四賢享

祀于北門五字分傳于兩邑則甘棠勿剪千載如一
日也今雖燼然無餘哉必有按圖索形起而新之者
好古者之力應然抑古人之力使然

薛諧孟評 二語嶄然欲與起千古

塚墓

鹿車荷鍤庶幾忘死而未忘骸伯鸞之放也預爲厝
元亮之達也自爲誌重念及此矣君子過墓而哀如
親見古人厚之至爾余于岳郡志及塚墓大約惟賢
者必志顯者或志僑葬者志御葬者志稽野如華容

之女兒墳。傳聞如慈利之驩堯塚。以迨楚靈王申亥、
湘如二喬、徐安貞等輩。概志以存疑。若平江之杜子
美、慈利之周赧王。安得有此哉。削不錄。

薛諧孟評 存信存疑。恍恍從薛荔。風雨中弔之。

寺觀

岳白崇禎癸未來。民廬官署。彌望皆蓬蒿耳。乃至塑
像亦具刀瘢。道場皆爲瓦礫。蓋三教之防俱潰矣。今
于郡志旁及寺觀。俾遺址可考。以俟來茲。凡以之二
教。例爲明主良臣所不道。且國家力不及此。而一聽

民間之自爲廢興。可以觀生齒之繁焉。可以觀民力
之暇焉。可以觀民心之善焉。殆旣庶旣富旣教之日。
歟。道雖小。吾以觀其大。

薛諧孟評 仙佛神祠。皆生民好古之思也。矧楚

俗尚鬼。足徵盼嚮哉。

宦蹟

自古才人。皆爲王國而生。要亦各宜其地。各救其時。
惟其地與時。咸爲人所難。而才始顯。岳之以宦蹟著
者。更僕未易數。余舉其大者。周瑜魯肅。檀道濟。岳飛。

以軍功著杜預陶侃陳頹以定亂著王士華治水陸
 邦禦旱以救荒著崔鷗楊旼王瑞以弭盜著張瓚何
 宏陳忠憲等以奏免租庸著張說滕宗諒唐介憂讒
 畏譏晁補之陳恕不卑小官凡皆為其難者而皆適
 足以自見其才假使諸君子遭遇平時處眾競之地
 正復平平無可稱耳頃岳之地與時視昔益難矣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是所望于後來者

薛諧孟評

遷謫之地能著宦蹟如從天中來者

不禁留聲光于人間耳

人物

列女

僑寓

仙佛

鬼神

夔州論明興二百餘年可為大臣者二人忠宣劉公
 其一也。以予縱觀楚材經營如江陵直節如麻城優
 容如長沙剛果與溫醇如江夏二子咸有其人然而
 狐裘羔袖瑜不掩瑕者有之。求其叠叠不已毫髮無
 恨者獨涇州楊忠烈巴陵楊文襄華容劉忠宣三君
 子才難不其然乎。而岳居其二。抑何盛歟。其他理學
 則數平江清介則稱東陵湘中之剛方容城之博雅
 澧水之端嚴各習為風。又况夫迹名孰寂內足于懷

不聞其聲不見其人者哉有不產于岳而繫以岳者陶朱之祀于華因范西戎墓也有產于岳不繫以岳者楊文襄實生巴陵而舊志列在流寓也有不產于岳不繫以岳而皆爲岳有者僑寓經過諸名賢也才之難也有婦人焉故記人物者例及列女外此若仙若釋若鬼神其初皆人類其究皆人事也并附及之

薛諧孟評

維楚有材自古且云况我明之赫赫

志餘

志脩矣山經野史不勝採焉潛德遺行不勝書焉奇

字佳句不勝摘焉事非馴雅語失倫次而好古者弗能置則志之春秋魯以外紀所聞及所傳聞而班史自漢以上旁及古今人表爰是有應志于岳不應志于岳者間一及之爲博古者助

瀕園文集卷十五終

瀨園文集卷十六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訂

洛川劉 紘秉三甫

江陵姪會孫克照赫菴重鐫

封建問

或問自古天下莫強于秦莫富于隋莫大于元皆以流民亡國漢西之赤眉漢東之黃巾唐之黃巢何代

不然。蓋秦以前無民變。自陳涉始。此曷故歟。曰。此其變自廢封建始也。治國易。平天下難也。漢志云。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蓋諸侯各守其封內。田可計畝。人可計口。貧富不甚懸絕。姦宄易于稽察。掄才辨官。盡得其實。天子居尊而行簡。天下自無亂民。聖人之所可及者。不以利貽害。其所不可及者。不以害廢利。商周皆以諸侯有天下。皆不廢封建。非不知其害也。爲其利大于害。不可廢也。秦則見害不見利。

薛諧孟評

上下千古言言鐵案

尚封建何利。曰有三大利。無民變一也。無內篡二也。無外猾三也。羿浞之禍。正統絕者四十年。周之共和十四年。而天下帖然不思亂。自王赧訖秦始三十五年。無天子虛其位。而人莫居者何也。各自有主也。辟如巨萬之家。散分諸子。亞旅疆以各以諸子爲厥主。而以家長爲共主。故家長死。其家不動。郡縣則以巨萬歸一人也。咸觀望一人爲動靜。天下所以患土崩也。內或不軌。常畏諸侯之議。其後外有邊防。則聽燕趙之各爲守。自秦罷侯置守。天下始有匹夫之患。至

漢有莽操之患。宋有金元之患。皆三代所未有。間亦有之。而比羿浞于操懿。比犬戎于金元。相去甚遠。所區區爲患者。諸侯耳。然其大小相制。彼此忌憚。包茅王祭。旁有問其罪者矣。以德則如商如周。糾合三千八百國之人心。而後舉事。以力則如秦人蠶食殆盡。始獲如意。後之諸侯。必待其德如商周。力如秦。優游于三千八百之人心。百戰于六國之餘。然後起事。亦不足慮也矣。

封建以下制上也。非但以下衛上也。湯資三千武資。

八百有諸侯。在天子不敢無道也。郡縣則以上制下者也。夫以下制上。而桀受幽厲。皆亡于暴。未見其爲下所制。以上制下。而秦漢唐宋。皆以昏柔困憊。受制于天下。天下之患。非慮所及也。

封建則可井田。井田則可選舉。爲其察之詳也。後世不封建而選舉。誣矣。黃巾赤眉。皆德行孝廉之選。宜也不封建。因不選舉。而科目。遂有劉蕡下第。駱丞流落之弊。

封建則可井田。井田則可肉刑。爲其教之已謹也。後

世乃不教而殺乎

郭偃論晉以大國在側得不亡。當時天子忌憚諸侯。諸侯亦衆相忌憚。小國尤忌大國。不敢肆志妄舉。則吏治民安。

問封建則世卿古訊之矣。曰但自封建不須世卿。其大夫郡縣官仍以選舉科目行事可也。郡守縣令自封內選授守令得自置佐貳。以次選擢。今倉巡必受爵于王朝。跋涉萬里往返數四。然後得官。欲責小吏以廉難矣。難矣。諸侯既得自專任官。其才能卓絕。

治行優異者行古貢士于天子之法。士之有才者始為鄉士。中為國士。終為天下士。漢世自功曹起家至三公亦甚善也。

問古者天下萬國不可考。至周而鄒滕邾莒輩纔如今日一小縣也。今必倣古歟。曰不然。始以近代分天下十三道為式。封建十三諸侯。世食其土。征其賦役。官其俊秀于京師。無與而春秋享祀。歲貢終王之禮。要未濶絕。依然富有四海之內。又歲貢士于天子。天子何憂乏人。

侯國之才。堪天下者。貢于天子。官京師。天子亦擇資深望重之士。出爲侯國守。相如賈誼。董仲舒。皆出爲王相。任至重也。或諸侯昏迷。不共厥位。守相得請于天子。變置。

問王弼州有言曰。二百四十年耳。弒君三十六。王室四亂。天王數出。臣射王子。蒸母其始也。逾千里而錯戎七雄之旣。歷數世而民鮮牖。下死者。則封建爲之也。封建固足法歟。曰。朱子言之矣。其要只在得人。予所議則天下僅十餘侯。惟侯一人得世。其爵侯以下。

卿大夫。則擇置自天子。卿大夫以下。郡守縣令。則侯與卿大夫。行選舉科目。考察黜陟之法。不如古世官不易也。柳州之惑。宋儒之辯。舉膠柱爾。漢有叛國無叛郡。唐有叛將無叛州。今但使天子治諸侯。則漢無叛國。唐無叛將矣。寧復有叛郡若州歟。夫春秋未作之前。人倫不明。經義未著。雖易象周禮十五國風之書。韓宣子延陵季子之賢。概未獲見。故二百四十年。泯泯棼棼。乃爾也。弼州乃以封建執咎。可乎。秦漢以來。臣弒其君者有之。天子下陞中冓。或醜白骨盈野。

往往有之豈亦封建歟

問柳柳州有言曰殷資三千以黜夏周資八百以取殷故仍古不革非公之大者也曰何以有興滅繼絕胡五峰有言郡縣可以持承平不可以支變故封建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尹源有言唐之弱弱于藩鎮之強唐之亡亡于藩鎮之弱

薛諧孟評 是是

問三代以封建而延秦以郡縣而促封建洵足法歟曰非也唐虞之祚不逮秦隋漢唐之幅員不逮蒙古

天下之延促與大小非所計也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但當其享有天下時封建較便爾曰何便曰財易輸也才易官也則便在下犬牙之制相維天子之事行簡則便在上

問封則應封何人曰議親議功而已親非天子之子若弟功非軍國元勳不封親必察其賢功必觀其讓居其國不靖其位百姓不安則議徙何況後嗣周之同姓不狂惑者皆為諸侯詩曰宗子維城意深遠也秦見夫三代皆亡于諸侯也而懲之封建廢天

下乃有土崩之患。漢懲秦非劉氏不王，故呂氏之亂，朱虛東牟，實安劉。然高祖分封地過古制，兼恃誅呂，功勢益熾。賈誼始議衆建，少其力。孝文不從，孝景遂有七國之變。曹冏所謂寬之過制而急之不漸也。自主父偃策行，宗室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新莽之禍烈于呂雉，而無復東牟朱虛其人。至爲符命，頌恩德，由權輕勢弱，不能有爲故也。文叔中興，玄德鼎峙，始終賴宗子力焉。曹魏闇于大計，法禁過嚴，無非以劉景升、袁本初父子爲覆車竄之閭閻，權均匹夫至

使人監守禁制，飲食不相存問，如幽囚中人，間一試用而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僅置百人之上。故司馬氏一旦作賊，旁若無人，善乎曹植之言曰：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鞅，魏非姬姓也。蓋察見其微矣。晉懲魏而諸王得典，大籓總強兵，乃至擅誅伐，相屠滅，其失較甚。唐懲晉，宋襲唐，宗室盡處京師，故天寶靖康之難，殄瘁殆盡。予嘗大言其概，以爲得同姓之力者，周也。受同姓之患者，晉也。受其患亦得其力者，漢也。不得其力，不受其患者，秦也。魏也。唐若

宋也。

國家不得同姓之力。與前代同。而非前代比也。秦與魏之不得其力。以無恩。而今以有恩也。唐宋之不得其力。以衰耗。而今以蕃息也。坐享祿位。不得有爲于其國。則何益矣。受同姓之患。與前代同。而其所爲患。則異。前代之患。在諸王驕恣。今之患。在宗衆貧窶。前代之患。爲朝廷憂。今乃爲民間累。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祿太厚。太廣。給之。則憂在民貧。中尉以下。八世。爲庶人。人太衆。衆太聚。衆聚而貧。則憂在民暴。爲今

日計。亦仍以漢爲式。可耳。漢之善制。其始者。以置相。賈誼。董仲舒之名儒。出爲王相。任至重也。今之長史。昔之相也。不從經生起家。或以充謫貶之選。可乎。予所議侯國卿大夫。必由京師選授。洵慮及此歟。漢之善救其後者。以衆建。衆建則力分。不能生變。衆建則地廣。人自爲生。而民貧。民暴。舉無患。予所議分天下。爲十三道。道止一侯。則又當別論。

問封建始于黃帝。歷唐虞夏商周。不易也。何秦以後。遂不可復歟。曰。亦思復之矣。而不得其法。又非其時。

瀨園文集卷十六
藏板
故不可復爾。漢靈帝時，四方寇起，劉焉以爲刺史威
輕，乃建議改置牧伯，選重臣居之。當時刺史如今直
指牧伯，則中丞也。直指兼中丞之尊，州任之重，自此
始。厥後曹操充州牧，劉表荆州牧，袁紹兼冀青幽并
四州牧，諸雄皆以州牧起，遂至割裂。唐代藩鎮之患，
漢先得之矣。蓋非其時也。臨亂而封建，是增亂也。臨
安之季，文信公亦思爲此，而終不可行矣。惟聖人受
命與天下更始者，行之。

薛諧孟評

宋以來更法則衆皆議之，而構要人

以掣其肘，非行法不阿者，不足與語此。

瀨園文集卷十六終

源園文集

卷十六

九

藏板



